孔子家語考次

余既收得山陰祁氏澹生堂遺書五種又獲劉宗周古學經
殘稿三冊此冊與前書係手寫一手非一部亦鈔稿未定本也為
卷四而缺記一卷又餘白紙十四番是未定稿也正氣堂當是
鈕家舊藏者此之書非但從無著錄而遺叢僅存未入鼓樓
而收庋樓更是大幸實為紀此表何異尚俾見者知此書
授受源流余重護持之也宗周而為龍性師與季度友善
澹生早年存寄金臺書孔累累可不丹寫交情是此冊之與宗
周遺書同其非偶然也

壬辰閏五月中旬燈下記 黃裳命小燕書

孔子家語考次

家語補集 凡二篇

表記 小戴記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
儳焉如不終日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
之利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

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大小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

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孶孶斃而后已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

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
有一也小雅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是故君子服其服
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
實以君子之德是以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
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
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
服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
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

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之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

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强民未瀆神而賞罰刑罰

窮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

子言之曰後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

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子曰事君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

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己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下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

不相褻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
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
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
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筮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
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雜記

孔子家語考次

家語外集 即大戴記餘篇凡七篇

千乘

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嬪遠遠則事上靜靜斯潔信立子設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鄉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人尊卑中度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鄉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

之不從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公曰功事不作而饑根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胔者事也太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老疾用財壯狡用力於茲民游薄事貪食於茲民憂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名屬升於公門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夏服君事不及暍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饑饉道

無殣者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於公門此以氣食
不節作事不成天之饑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

四代

公曰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蚤征作當民執功百艸咸淳地傾水流之是以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以教敬示威於天下也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為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公曰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艸之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且艸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高山多材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此可以見器見才矣見才色脩聲不

視聞怪物恪命不改志舌不更氣居見之舉也得之取也有事事也事必與食食必與位無相越踰音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如此

虞德

子曰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是故聖人之教於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者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袝懷袍褐也行不越境

誥志

子曰政以勝衆非以陵衆衆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靖民非以徵民故地廣而民衆非以為災長之禄也丘聞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虞夏之歷正建於孟春於時氷泮發蟄百艸權輿瑞雉無釋物乃歲俱生於東以順四時卒於冬萬於時雞三號卒明載於青色撫十二月節卒於丑日月成歲曆再閏以順天道此謂歲虞汁月天曰作明日與維天是戴

地曰作昌曰與惟地是事人曰作樂曰與雖民是嬉民
之動能不違厥事民之態色不違厥德文曰治以時湯
治以伐亂禹治以移衆衆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
舉舜舜治以德使力在國統民如恕在家撫官而國仁
者為聖貴次力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
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
澤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川谷不處深淵不涸於時龍
至不閑鳳降忘翼鷙獸忘攫爪鳥忘距蠭蠆不螫嬰兒
蟁蝱不食夭駒雒出服河出圖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
國家之昌國家之臧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

車不建戈遠邇咸服胤使來往地賓畢極無怨無惡率
惟懿德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並憂殘毒以時省舉良
良舉善善恤民使仁日敎仁賓也

小辨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小辨為小辨給也)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曰不可得學(不可任有所學)不可以辨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辨風(別四方之風也)制禮以行政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尊事天子大夫學德別義(別猶辨也)矜行以事君士學順辨言以遂志庶人聽長辨禁以行力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辨乎公曰不辨則何以為政子曰辨而不小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不簡(簡約也言約而有統)足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

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能内思自盡也知忠必知恕能自盡知故能知人知恕必知外内恕故外能應於度物也外知必知惪知惪必知政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

用兵

公曰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子曰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人含五常之氣生有喜則和親怒則鬬害其相害者皆曰兵也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蠭蠆挾螫而生見害而校以衛厥身者也正教智干戈自衛身非作者也人生有喜怒故兵之作與民皆生聖人利用而彌之亂人興之喪厥身校惡不塞嗣武孫武子喪除其德不以塞亂而徒律續武事於子孫者也聖人愛百姓而憂海內及後世之人思其惡必稱其仁故今之道堯舜禹湯文武者猶威致王今若存夫民思其

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夏桀商紂羸暴於天下暴及不辜殺戮無罪不詳於天粒食之民布散厥親（雜謀叟能相參）疏遠國老幼色是與而暴慢是親讒貸處穀（以財投長曰貸穀祿也）法言法行處辟（辟罪辟也）殀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任重幼之人使者政）曆失制攝提失方（攝提左右六星與十度相直）鄒大無紀不告朔於諸侯玉瑞不行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草殤黃五穀不升民多夭疾六畜餠瘠（餠病也瘠瘦也）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帝王之世無災疫故百姓不議）

公曰今日少閒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然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不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子曰昔堯取人以狀觀其容狀施發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觀其志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成王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眩近者說遠者

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卒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
末孫紂即位紂不卒先王之明德乃上祝夏桀行荒耽
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為
虐粒食之民忽然羲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
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別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
天子（客事天謂忍而臣之也）文曰卒受天命公曰大哉子之敎我
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子子曰君無譽臣臣之
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
曰唯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舉其前必
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公吁焉

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蔞未

虧（雖我與丹木皆未方於常也）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民神猶依附之）水土未

絪（絪亂也）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糟以諭惡實以諭善）玉者猶玉（玉以諭善）

人血者猶血酒者猶酒（血憂色也酒以諭樂憂其可憂而樂其所樂）優以繼

性（性忍也）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非天是反人是反

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

孔子家語考次卷之四

後學山陰劉宗周考次

家語附集 凡十二篇

始誅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

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而愽五曰順非而飾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强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

儒行

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己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旣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待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畧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

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媿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預有如此者儒者不寶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而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如此者儒有委之以

貨財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阻
之以兵而不懾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
搏不程其勇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
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
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
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
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
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守有
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竇蓬戶甕牖
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之不敢

以謟其爲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稽今世
行之後世以爲楷若不逢世上於不援下所不推詭諂
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
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
者儒者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禮必以和優游
以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
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達
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
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澡身浴德陳言而伏言而正
之上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爲急也不臨深而爲高不

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己不與異己不非
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
雖以分國視如錙銖弗肯臣仕其規為有如此者儒有
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
言不信義同則進不同則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夫溫良
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遜接
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
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而有之猶且不
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

詘於富貴不溷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人
之名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疾哀公旣聞此言也言加信
行加敬曰終歿吾世弗敢復以儒爲戲矣小戴儒行周

致思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聝惟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惟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

曰文武之事二子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對曰回聞之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道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源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焉據乙見改正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說如受太牢之饋子路曰瓦甂陋

器也煑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夫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悲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從說苑改正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欲棄之不如獻之君子於是夫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門人曰夫人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餕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說苑正

季羔人之足衛有蒯聵之亂季羔走郭門郭門閉則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曰

於彼有實季羔曰君子不隧曰於此有室季羔入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跀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跀子之足今吾在難示子報怨之時也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昔君子治臣也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乎從說苑改正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

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矣從說苑改正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太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生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從說苑改正

曾子曰入其國言信於羣臣則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安可也孔子曰參之言可謂善安身矣從說苑改正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洫以民之勞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也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從說苑改正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爲人如何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

車無慙心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
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如是乎孔子曰管仲
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
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
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
糾未成君而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
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於取仁未足多也從說苑大訓改正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哀
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也驅而前見有人焉擁鐮帶索

而哭孔子下車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此非喪之所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晩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絶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卒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歸養親者十有三

從說苑外傳改正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

學乎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從說苑改正）

孔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飾不飾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雚葦生焉從上觀之孰知其源乎（此與上章原是一篇從說苑分作二章從說苑改正）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藋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

累絪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爲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矣（從荀子改正）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道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而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從說苑外傳改正）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

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乎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之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之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吾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猶可以忠信親而況於人乎從說苑改正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悋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

能久也 從說苑改正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群臣莫之能識使使聘於魯問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以是知之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者之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言死者之

無知也恐不孝之子孫棄其親而不葬也賜欲知死者有死與無知徐自知之非今之急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如之何其無畏也_{說苑政理}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

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後魯其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從說苑改正

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容衆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正不難矣從說苑改正

辨物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而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以丘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從說苑改正）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轉車使使問於孔子曰敢問骨何者為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轉車此為大矣使者曰敢問誰守神

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曰防風氏何守

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為釐姓在

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從說苑改正

孔子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惠公使人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

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君試求之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櫝如之

郯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黄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凰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見左傳

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

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孔子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也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乎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今桓僖之親盡矣而功德又不足以存其廟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

之則桓傳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從說苑改正

陽貨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女所知也夫陽貨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矣趙簡子好利而多欲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

司曆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旣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見左傳哀公十二年
吳王夫差將以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而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

以寳獲因以訴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數而不可實是聽者之徹非說者之拙也見左傳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麏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也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楚聘 原名在厄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也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乃相與發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皆病孔子絃歌不衰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路慍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汝以仁者爲必信耶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

乎汝以智者爲必用耶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爲必報耶關龍逢不見刑乎夫遇不遇時也賢不肖才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於幽林不以無人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以俟其時而已矣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

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據乙見并從楊本荀子改正於是使子貢至楚三句據別本增補

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說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取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

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
矣雖女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女止吾將問
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予炊而
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
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
之顏回出孔子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非待今日也二
三子由此乃服之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
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
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

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日齊桓霸心生於莒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與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可忘矣孔子曰惡是何言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之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夏臺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公困於長勺

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信也陳蔡之閒吾與二三子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此章從衍聖公所贈本內抄錄增入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也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之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治字說苑作知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從說苑改正）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良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淨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

五帝德 原名五行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敢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也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皥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皥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皥氏其始之木何也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也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句芒爲木正

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得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也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熈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熈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

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此三代之所不同也康子曰唐虞二帝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句龍氏兼食於社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皡以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屈節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而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於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己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大而不犯於義從楊慈湖本改正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為亂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往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救父母之國

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
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
伐之國而子欲伐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
其城薄以卑其地使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偽而
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移兵
伐吳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
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
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
以教常何也子貢曰吾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
攻弱今子憂在內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

聽者也今子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子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則爭是子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子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子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子也田常曰善雖然兵甲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子按兵無伐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

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顧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今越王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絶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絶世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

而名從諸侯以伐齊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
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
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
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
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
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
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失先人內不量力與吳戰困於
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
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暴猛羣臣不
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太家

諛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臣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滅吳必矣越王大悅頓首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

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
義誅强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
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
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
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
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
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發九
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
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
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

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休兵修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黄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破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宫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彊晉以獘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行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怒之二史辭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而又怒臣此臣之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遽發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之宓子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懇誠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寇至不

及自收請出民獲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宓子蹴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也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强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樂寇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也季孫聞之而愧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觀政焉巫馬期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曰凡漁者爲得魚也何以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反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若有嚴

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誠於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從舊慈湖本改正）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吾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此篇見檀弓從檀弓改正）

本始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初武王克殷封紂之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乃得乃命微子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申之與國於宋徙殷之子孫唯微子先往故封之賢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嗣微之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爲稱故二微雖爲宋公而猶以微之號自終至於稽乃稱公焉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

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以下世爲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别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是以子孫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子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曰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父問三女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

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廟
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
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
至十九娶於宋之幵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
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
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說曰吾
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求之之寶貴也
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不
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

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删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屏若於吾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也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能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子曰豈若是哉

亂而治之湍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終記

孔子晨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喆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喆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女來何遲也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即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余余逮將死也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 見檀弓欽前後各自爲章今如舊分

哀公誄曰昊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公其不沒於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君兩失之矣 見檀弓

既卒門人疑所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有經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 見檀弓

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含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 見檀弓

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檀弓

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馬鬣封之謂也今徒

一日三斬板而以封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見檀弓

二三子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羣弟子及魯人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家因名其居曰孔里焉見檀弓

七十二弟子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以德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夫子稱其孝焉

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仕齊爲臨菑大夫與田常爲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

宰我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辯家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憲居蒿廬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原憲衣敝衣冠并日蔬食衎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慙終身恥其言之過子貢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於齊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為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

爲性多謙退故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仲由弁人也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爲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於變通仕衛爲大夫遇蒯聵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爲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

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度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不敬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

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之出也參曰藜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其子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為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以諾為名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其惡為人篤孝而有法正少居魯見知名於

孔子之門仕爲武城宰

宓不齊魯人字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樊須魯人字子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

有若魯人字子有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強識好古道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六歲束帶立朝閑賓主之儀

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於衛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為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南宮韜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污孔
子以兄子妻之
公晳哀齊人字季沈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
嘗屈節人臣孔子特歎貴之
曾點曾參父字子晳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
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顏繇顏回父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
受學焉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

志焉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

公良儒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秦商魯人字不慈少孔子四十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顏刻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男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

次游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好色者也

司馬黎耕宋人字子牛牛爲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嘗憂之

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illegible]十八無子吾母爲

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孔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冉儒魯人字子魚少孔子五十歲

顏辛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字楷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寵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曹卹一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字子南

奚葴字子楷

公祖茲字子之

廉潔字子曹

公西輿字子上

宰父黑字子黑

公西葴字子尚

穰駟赤字子從

冉季字子產

薛邦字子從

石處字里之

縣亶字子象

左郢字子行

狄黑字晳之

商澤字子秀

任不齊字子選
榮祈字子祺
顏噲字子聲
原杭字子籍
公肩字子仲
秦非字子之
漆雕從字子文
燕級字子思
公夏守字子乘
句井疆

步叔乘字子明

郤選字子歛

施之常

申續字子周

樂欣字子聲

顏子僕字子叔

孔弗字子蔑

漆雕侈字子歛

懸成字子橫

顏相字子襄

右夫子七十五弟子皆升堂入室者

弟子行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爲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知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莫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盖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詩崇

禮行不貳過稱書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
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若逢有德
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
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是冉
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才曰有土之君子也有政使也有
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匹夫不怒惟以亡其身
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才任治戎是
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
而爲下國駿龐荷天子之龍不戁不悚敷奏其勇強乎

武哉文不勝質

恭老卿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卿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曰宜爲國老

齊莊而能肅志通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經禮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

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

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

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

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

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

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

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人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隮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覩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抑未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衞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衞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不一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女次爲知人矣子貢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親覩也孔子曰然吾

亦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知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

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教不道蓋趙文子之行也

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

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

也
外寬而內正自極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於
仁蓋蘧伯玉之行也
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
行也
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
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
平仲之行也
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
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

易行以俟命居下而不援其上其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其盡其樂以不能則學不爲己終身之憂蓋介子山之行也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亦略舉耳目所及而已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曰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乎其所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其爲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其爲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於其爲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

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山陰劉宗周遺稿四冊祁氏富山藏本　壬辰暮春流散

歸于余齋　芝裳識　小燕書